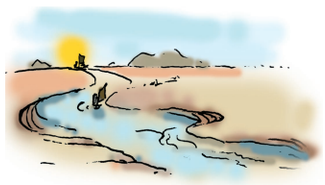
江门大开（外一章）

蒋子龙



江门,是城,却称门。

城以门兴,皆因其门大开。不只是为了接纳,更是为了“出去”。江门人的出去,开创了一种源乎其多、浩乎其大的文化现象——中国有了一个“侨都”。

江门别称“五邑”(即所辖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等五县)。19世纪中叶,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涌现淘金热,于是江门五邑地区竟掀起奔赴“金山”的移民潮。当时一张赴美洲的通仓船票是120元,在当地可买12亩地。无钱无地的要先卖身,卖身还有条件,赤身裸体、不吃不喝在烈阳下暴晒四小时,经得住这种考验的棒小伙子,买家才肯出钱,到海外要以工抵账,江门的许多青年人就是这样以生命碰撞命运。

于是,江门开风气之先,成为最早向海外移民的地区之一。时也,势也,势已成,无人能逆。随后不只是去美洲、澳洲,更近一点是“下南洋”。有些卖身出去的人确是做了奴隶,甚至带着能走不能跑的脚镣,在马来西亚的橡胶林或甘蔗田里劳作,有的要做满8年才能获得自由。但大多数华侨,在海外站稳脚跟后就开始往家里寄钱,因华侨众多,随之创造了一种亘古未见的流通方式:“侨批”。

一张巴掌大的稍硬一点的纸片,一面是汇票,写明钱数和收款人的地址、姓名,背面是游子写给国内家人的书信。“侨批”到了江门,由专门人员背着编制细密的大竹筐,跑遍五邑,挨家挨户地派送。那圆形竹筐,一人抱不过来,高过半米,要用这么大的竹筐装“侨批“,可想而知,五邑之地华侨之多,寄回的钱的总量自然也不在少数。这些钱不仅改变了许多家庭的命运,甚至成为“五邑侨乡的经济命脉”。

华侨之心,系于家乡,在海外挣了小钱的往家里寄,挣了大钱的,回乡办大事。旅美华侨陈宜禧,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投资、自主创建、自主经营管理的民办铁路,自台山(古称新宁)至江门北街,全长133公里,45个站,名为“新宁铁路”。于1909年通车,连接台山腹地,贯通粤东要镇,不仅便利五邑百姓,也促使江门贸易空前繁荣。江门海关进出口业务大幅增长,并与海外社会形成了紧密的人流、资金流、物流以及信息流的联系网络。到清末民初,江门独特的侨乡社会已然成型,被称“中国第一侨乡”。

还有一种发了财的江门人,回家乡置地建楼,即所谓“碉楼”,兼具碉堡和居住双重功能,矮的四层,高的六层,楼顶建有坚实的女儿墙,墙角墙中辟有枪眼、炮口。楼与楼相距甚远,为保证每栋楼都视野开阔,楼与楼又可相互配合、共同御敌。当时侨乡富户的共同敌人,就是土匪、强盗,这些匪类知道华侨大户有钱。

旅美华侨谢维立,依照《红楼梦》中对大观园的描述,建造了巨大的“立园”,取意“立树立人”。集传统园艺、西洋建筑、江南水乡为一体,别墅区一排六幢独楼,他有五个儿子,一人一幢,另一幢是孩子们读书的“教学楼”。中心区是一幢巨大的古式碉楼,高却只有三层半,名为“泮立楼”,以纪念园主的父亲谢圣泮。旁边不远处是以他的乳名命名的“毓培别墅”,四层分别仿效中国古式、日本寝式、意大利藏式、罗马宫式……

立园内古木奇树,名花异草,楼台亭榭,小桥流水,有曲径回廊将全园建筑连成一体。立园的正门前是“本立道生”的大牌坊,牌坊两侧是数十米高、用精钢打制成的打虎鞭,因立园隔着运河遥对虎山。此运河是谢维立为建园而开凿的,直通谭江,谭江入南海。平时像故宫的护城河一样是景观,也起到护园的作用,遇到紧急情况,立园各楼的下面有暗道相通,全家人可通过暗道到达运河码头,登舟远遁。

日本侵华,强占立园,将里面的无数珍宝和藏品洗劫一空,留下完整而瑰伟的建筑,仍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每年向数百万来参观人述说着五邑侨乡的历史和现实。

华侨是一种活法,更是一种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19世纪下半叶,华侨在美国旧金山创建了世界第一个“唐人街”,以“三把刀”:杂货、中药、中餐享誉全美。很快,纽约等大城市也开始仿效,直至拓展到欧洲一些城市……

华侨并非只是往家寄钱、回乡修路、建楼,也为所在的国家立下不世之功。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要修建横贯美国中西部的“大陆铁路”,全长2489公里。负责承建西段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招聘的筑路工人大多为华侨,其中大部分是“五邑华人”,他们有个极其著名的特点,异常齐心!铁路需穿过内华达山脉,是全线最为艰难的工程,华工用特有的智慧和勤劳,将工程原计划的14年缩短为7年,费用节省了三分之二。美国在铁道的路基旁,特为华工立了一块纪念牌,记录了“华工12小时铺轨10公里的奇迹”。

由此,华侨渐渐地变为“华人”。这不是简单的名称的改变,而是由侨居美国的外来者,变为美国社会的组成部分。后来有不少华人子弟加入美国军队,到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牺牲的,也有立功授勋的。更有人成为美国英雄,乃至世界名人。

祖籍江门恩平的冯如,1907年,在旧金山东部的奥克兰创建飞机制造厂,1909年他制造的飞机试飞成功,轰动一时。其后,他便将工厂更名为“广东飞行器制造厂”,两年后,率领工厂的主要技术人员带着重要机器设备回国,成为中国飞机设计、制造和飞行的第一人。

华侨的拳拳之心,甚至感动战乱频仍的世界。江门新会的郑潮炯,少小下南洋谋生,平时以摆摊卖小食品度日。1937年,国内爆发全面抗战,他收摊改背个大布口袋,到南洋各埠义卖瓜子,所得义款18万余元,全部捐给国内的抗日战争。郑潮炯只是一个代表,以心齐闻名于海外的五邑侨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当时成为一种风气。一些在国外受过训练的华侨,干脆直接回国参加中国空军,著名的飞虎队中的空勤大队,大半为江门籍的华侨。

旅美华侨中最具传奇性的人物,当数司徒美棠。江门开平人,少时读私塾,也习武,成年后练就一身好功夫,一刀一棍可令六七个汉子不得近身。1880年初春赴美,在三藩市会仙楼餐馆打工。某天,有一白人流氓来吃“霸王餐”,大吃八喝后不付账还狐假虎威、骄横欺人。司徒秉性抗直,看不下去便出头想教训一下那小子,不想现场群情激愤,叫好助威,加上对方反抗剧烈,他一时没有拿捏好分寸,三拳两脚竟将那流氓给打死了。

刚到美国便惹下人命官司,幸好整个华人社会行动起来,联名上书和到警察局陈述事情经过,为司徒求情。他“一战成名”,在美国监狱只关了10个月就放出来了,出狱后加入“洪门致公党”。洪门宗旨极其直白:“忠心义气,团结互助。”

后来,司徒成为这个组织的老大:“洪门大佬”,其实就是美洲的华侨领袖。他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40年,其间,多次为孙中山捐款,两人相交甚厚。后来孙中山曾邀司徒回国,担任“监印官”,他以“不会做官”为由谢绝。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出任美国总统之前,就是洪门的法律顾问,据传,他和司徒按中国习俗还结拜为兄弟。可见洪门在美国的影响力之大。

1894年,司徒美棠在波士顿的洪门内另辟一个系统,成立“安良堂”,开宗明义打出了“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旗帜。很快在全美31个城市都有了安良堂分部,据称,有弟兄30万人。抗日战争爆发,司徒美棠在纽约成立“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几年间,为国内抗日战争捐款330万美元,其中大半为安良堂所捐。

司徒美棠不只勇力绝人,且眼界开阔,性格不扭曲、不纠结,想叫别人干的事自己带头干。蒋介石曾请他回国就职,他也婉言拒绝。1949年9月,毛泽东邀他回来参加开国大典,他却一口应承,当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跟毛泽东站在一起。后被选为中央政府委员、中华侨务委员会委员……在海外漂泊一生,也称得上是波澜壮阔,最终叶落归根。

司徒美棠87岁时突发脑溢血,在北京谢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主持公祭大会,灵前摆放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国家首脑送的花圈,可谓倍极哀容,一生功德圆满。

江门的星光

中国这个“都”、那个“乡”的多了去啦,我若说还有个极特别的“明星之乡”,你信吗?

先说近的,日前,美国造币公司宣布,自2022年开始,首位好莱坞华裔明星黄柳霜的头像,将印在25美分硬币的背面,正面仍保留华盛顿的头像。这也是第一位被印到美国钱币上的华人。她的祖籍是哪里?

——江门台山。

19世纪中期,黄柳霜的祖父到美国淘金,她是第三代华人,当时红透好莱坞,也是获得世界声望的首位华人影星。因主演英国电影获邀出席过英国王室宴会,与玛丽莲·梦露等三位美国影星,成为“好莱坞银铸四淑女眺望台”的雕像人物。

再说远的,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胡蝶、闻名中外的舞蹈家戴爱莲、获联合国杰出艺人奖的粤剧红派创始人红线女,以及被尊为“中国电影之父、香港电影第一人”的黎民伟……等等。

——俱是江门人。

那么当代明星可有江门籍的?大有人在。形趣俱妙的周润发,江门开平人。幼时家境贫寒,其父是打渔的船员、嗜赌,母亲养鸡种菜,间或到富人家帮佣。周润发中学三年辍学,做过商行侍役、电子厂童工、酒店服务员、邮差等等,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直到碰见伯乐进了艺员培训班,毕业后投身影视界,有人缘也有戏缘,美国《时代周刊》评论他是“很酷的演员,将东方男性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周润发拍片无数、获奖无数:香港银紫荆星章、香港演艺学院荣誉院士、香港浸会大学荣誉人文博士……他最大的荣誉是智识过人,器质浑厚,将全部身家56亿港元捐给慈善机构:“钱是好东西,能帮我们看透人心;看一个人的智慧,要看他如何对待钱。”

这个级别的,还有姿貌英敏的刘德华、聪明绝特的梁朝伟、风标独具的甄子丹……等等,俱是江门人。

也相当有些名气的演艺界成功人士,那就更多了:曾志伟、谭咏麟、郑伊健、陈百强、梁咏琪、林子祥、李克勤、容祖儿、钟镇涛、欧阳震华……等等,等等。到底有多少?江门有个如香港的“星光大道”一样的明星主题公园,目前在公园里留下手印的江门籍明星有120位之多。

我看电影、电视剧不是很多,孤陋寡闻必然少见多怪,不知中国乃至世界,还有哪一个中等城市出过这么多明星?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是江门,出了这么多巨星?我没有找到答案,自己揣摩或许有下面这些原因:

江门地处珠三角腹地,以其为中心画三个圈,半小时车程的圈里有中山、佛山;车程一小时的圈里有广州、珠海、澳门、深圳、东莞;一个半小时的圈里有香港、肇庆……这样的位置就决定在历史和文化上,江门其实无“门”,水旱两路,四通八达。所以,江门现有人口300万,而海外华侨500万,上述明星几乎都有海外经历,这使他们历练丰富,完整地承袭了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同时又受到海外文化的熏陶……

江门并非只出文艺明星,其民风也重武。元明清三朝,出进士76人,武举人却有565人。江门之“人才辈出”包括各种人才,如明代心学奠基者陈白沙,“中国航空之父”冯如,维新先驱梁启超……等等。即便是当下,江门面积不足全国千分之一,却有院士33位,如陈垣、梁思礼等。这样的比例,在全国也排在前列,如果单指地级城市,恐怕难有比肩者。

最后一句话包圆儿,还是江门的人文基因好。

本版题图 张宇尘

文艺周刊

第二八五五期

云淡风轻

杨晓升

老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新语道:一眨眼一天没了,一回头一年过去了,一转身一生便到了尽头。

是的,人生好短,过得好快。倏忽间,我自己也到了退休年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退休意味着人一生工作的停止、事业的结束,意味着从此将放弃过往和一切的权力荣耀,打点行李离开岗位,回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退休,的确是人生中的一个坎,或者说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对许多人来说,如果说之前的人生历程像迎着太阳上山,一直在走上坡路,阳光和希望一直在向你招手;那么退休之后则可能像背着太阳下山,人生开始走下坡路,阳光和希望也在你的身后渐行渐远。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是因人而异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退休这个人生转折关口,任何人不可能都无动于衷,任何人都不免五味杂陈。

退休前的某天,我因其他事情与一位过去的同事在微信闲聊,那位快言快语的同事获悉我即将退休,出于好心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劝慰起我来:“您想开点,退下来也好,好好休息。”听罢,我哑然失笑,抑或是哭笑不得,心想她也不能免俗啊,真以为我像许多人那样留恋岗位与权力,一退下来就会无所事事、丧魂落魄了!也有多位朋友出于关心询问我:你这些年把杂志办得红红火火,上级组织应该会推迟你退休或返聘你再干几年吧?面对好心朋友的关心与询问,我或一笑置之,或索性相告:“没有啊,即使有我也不想干。”说这话的时候,耳边竟也不由自主冒出了明人陈眉公《小窗幽记》中记载的那副著名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即将退休的我,说这话并非矫情,而是百分之百的大实话。身居退休关口的我,此时此刻虽不是心如止水,却绝对是坦然面对。因为,大千世界,众生芸芸,大都陌若路人,谁知道谁呀,谁又会真正了解你?说到底,最了解你的还是你自己。在我看来,人生在世,在什么年龄段就该干什么事,上学、工作、结婚、生子、晋升、立业、退休……此乃自然规律,不可违抗,也不必留恋。

人生苦短,人这一辈子,你想干什么,在相应的年龄段就该抓紧干。时不我待,生命如烛,活着就该燃烧。鄙人虽不才,但好歹也算得上半个摆弄文字的专业人士吧?更何况在岗时公务异常忙碌,累得像头驴的我,早就希望尽早卸下担子,尽快干自己想干、也喜欢的事了,何谈失落和留恋呢?其实退休的前两年,我就向上级领导提交过申请,要求自己退居二线,让单位里的年轻人上一线干,甚至还提议了相关人选,只不过我的申请被领导当即否决了。理由是你还未到退休年龄,谈这事未免太早。无奈,我只得硬得头皮继续干,为此也多付出了两年的时间和精力。

虽然从岗位退了下来,如果希望继续工作挣钱,我相信自己并不难找到合适并且需要我的事做,因为数十年的编辑生涯让我积累了足够的能力、经验、资源与资本,而京城里公立或民营的报刊出版机构多如牛毛。即使不返聘到某个具体机构,想应邀领取写作任务,机会也有得是。早有作家朋友在我退休前,曾好意给了我一个据说难得的挣钱机会,邀我为南方某老板采写其如何发家致富的书稿,许诺每个字三元,每千字三千元。其时我还公务在身,工作忙碌,再说这个邀约写作除了能挣几十万元银两,写出的东西到底有多少价值我心存疑虑,再者内心也盘算着若接受任务后自身的投入与产出比,明白假若欣然应允,自己恐怕还得投入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书稿,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巨大,因而也就婉言谢绝了。

并非我本人清高或不缺钱,而是我觉得生命有限,人生苦短,人生在世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必凡事都干,刚退休摆脱一个枷锁,何必又自投罗网给自己套上另一个枷锁?自己退休后经济上虽不富裕,但也已衣食无忧,余生应当更多地听从内心的召唤,抓紧时间多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比方说读书、写作、休闲、健身、旅游、娱乐,多与亲朋好友品茶论道或把酒言欢……如此等等,岂不乐乎?

总之,我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自己在忙碌了数十年之后,真正能放松下来,身心愉快地享受退休生活,在人生最轻松自由的黄金阶段放飞自己的心灵,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

如此看来,退休生活不是令人向往吗?

行文至此,我离开书桌,起身伸了伸自己的腰肢,走到窗前向外眺望。此刻的京城上空阳光灿烂,蓝天辽阔,云淡风轻……

把童年别在鬓角（外二首）

张敬贤

在梳妆台的角落里
偶然发现了3枚小发夹
一枚红色、一枚紫色、一枚黄色
那是女儿
3岁时戴过的

其中一枚
像一只红色的蝴蝶
从岁月的河岸穿过15年的光阴
落在我的鬓角
仿佛把女儿的童年
别在了发间

女儿喜欢跟着蝴蝶跑
我在后面追赶彩色

谷 雨

已是谷雨了
在这个葱茏的日子里
适宜沿着河流的走向,放空自己
与夕阳对话,与草木私语
让汹涌的绿意覆盖洁白的忧伤

谷雨时节
宜饮茶、宜喝酒、宜抚琴、宜吹箫
宜踏青、宜赏花、宜登山、宜品春
宜读书、宜写诗、宜养猫、宜做梦……

人间四月天
适宜做一切美好的事情

也可以什么也不做,也不想
就这样站在梧桐树下,吹吹风、发发呆

桐花落尽无人扫
挥挥手告别旧时光
花开陌上,雨生百谷
在荒芜的心田上种瓜点豆
期待秋后
会有带着光芒的收成

紫藤花前

院子里的紫藤花儿开了
每年春天它都如约而至
为我捧出一片紫色的花海

我时常在花前流连
在淡淡的花香里
我忘却了心底的忧伤

我多想羽化,我多想化成蝴蝶
沿着这紫色的瀑布
去寻找那梦里的天堂

还是做一只小蜜蜂吧
握紧眼前的春天
伴着春风,荡一荡秋千

3 留不住老师

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李桂林对二坪这个地名其实并不陌生。每天推开家门,横在眼帘的便是一道深切峡谷。谷底,大渡河像粉笔勾出的一条白线,抬起头来,对面山势陡峻,峥嵘崔嵬,云遮雾罩之间,人户星星点点。那里是二坪村,凉山州的二坪村,大人一次次讲,李桂林一次次想,如果架一座桥,走上30分钟也就成了“凉山好汉”。长大后才知道此凉山非彼梁山,才知道就算桥真的可以修这么长,世界上也不可能有桥墩能长到1000多米高。听说李桂林不请自来,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兴冲冲迎了上去。李桂林知道找对了“庙门”:眼前站着的阿木铁哈是乌史大桥乡党委书记,兼任甘洛县苏雄区教育组组长。阿木铁哈的热情换来的是李桂林的牢骚:二坪老百姓连茅房都认不到,连钱都不认得,你这领导怎么当的?!

阿木铁哈不急也不火,叫他有事慢慢说。李桂林便把刚才如何碰到母女俩以及女孩母亲讲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讲完又是一个疑问句:啥年代了,怎么还是这个样子?话不说不清,理不辩不明。阿木铁哈把李桂林请进办公室,递上一杯茶的同时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二坪这本有多难,李老师你有所不知。水汽袅袅,像阿木铁哈的话语不疾不徐。甘洛县在凉山州最北端,大桥乡在甘洛县最北端,二坪村又在大桥乡最北端。这里算得甘洛县最边远、最艰苦、最落后、最贫困的村子了,不通水、不通电、不通路、不通邮,全村百余户人家,差不多算得与世隔绝。悬崖峭壁上的木梯是村民进山出山唯一的路,上不沾天下不挨地,空着手走都能吓死个人。日子自然没法好得起来,全村清一色茅草房,洋芋、酸菜汤和玉米馍馍,是饭碗里年复一年的“老三样”。二坪村老年人都是“睁光瞎”,直到1968年,县教育局花费2000块钱,修建了总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的2间教室、1间寝室。日子苦成黄连,如何留得住外地来的老师?学校建好,先后来过3个公办教师,却一个个削尖脑壳往外跑,学校不得已关了门,从1979年一直关到如今。阿木铁哈讲到这里,李桂林心中好奇变成了愤愤不平:这些老师——还是公办——咋就狠得下那个心!阿木铁哈两手一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脚杆长在人家身上,我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不能想办法了?!李桂林难以理解也无法苟同:说白了,还是你们不重视,认为读书不能当饭吃。

阿木铁哈急得站了起来:李老师,你这顶帽子实在是扣偏了。读书的确不能当饭吃,但是照我看,读书和吃饭一样,都是要命的事!老母猪打架——光动嘴。这句话竟然从嘴里边跑出来了,李桂林自己都觉得吃惊。

87 海外竞求鸣远碟

红楼与中华名物谭

罗文华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明亡清兴,战乱结束,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开始复苏,紫砂壶艺也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在工艺、造型、铭刻、堆塑及配色等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一位承前启后的壶艺大师应运而生,他就是陈鸣远。陈鸣远,生卒年不详,号鹤峰、鹤、石霞山人,亦名壶隐,宜兴人。他的制壶活动主要在康熙年间。陈鸣远是继供春、时大彬之后划时代的紫砂名师。他是制壶名家陈子畦之子。陈子畦擅做虫蛙残叶,其所做南瓜壶兼具筋纹与自然的特色。陈鸣远推陈出新,充分利用紫砂材料独特的质地和颜色,模仿自然,并将自然型茶壶提升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使自然型紫砂壶成为一个时期紫砂壶型的主流。

如陈鸣远所制南瓜壶(现藏于南京博物院),又名东陵瓜壶,以瓜形为壶体,瓜柄为壶盖,瓜藤为壶把,瓜叶为壶嘴。叶脉藤纹,构思和谐,取材自然,刻画逼真,雅而不俗。陈鸣远长于雕塑装饰,善翻新样,塑器构思之脱俗,设色之巧妙,在紫砂壶工艺史上实属罕见。

《宜兴县志》记载:“陈鸣远工制壶杯瓶盒,手法在徐(友泉)、沈(君用)之间,而所制款识书法雅健,胜于徐、沈,故其年未老而特为表之。”这是将尚在壮年的陈鸣远破例录入地方志,足见其成就之大、人气之旺。康熙年间汪文柏《陶器行赠陈鸣远》诗赞陈鸣远:“古来技巧能几人,陈生陈生今绝伦。”

陈鸣远的作品,款识书法雅健,有晋唐之风。所作之品,每每为文人学士、名公巨卿争相觅取,享誉天下,当时北京就有“海外竞求鸣远碟”的赞语。

陈鸣远雕镂兼长,技艺高超,“形制款识,无不精妙”(《桃溪客话》),是紫砂史上技艺最为全面而精熟的大师。他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为紫砂工艺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发展道路。在壶形设计上,陈鸣远跳出明代几何器形和筋纹器形的局限,模拟自然形态塑成壶身。自然界的花草树木、蔬菜水果、鸟兽鱼虫,无不可以入壶,开创“花货”先河。其造型源于自然,加以取舍并适当夸张,作品生动活泼,富于美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艺术家以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而对生活进行的再创造。其传世作品有天鸡壶、海棠壶、南瓜壶、松段壶、蚕桑壶、包袱壶、束柴三友壶、梅干壶、瓜果壶等,均是令人赏心悦目之作。

与文人的密切交往与合作,给陈鸣远的紫砂壶带来优雅的文化内涵。乾隆年间吴骞的《阳羡名陶录》记载:“鸣远一技之能,间世特出。自百余年来,诸家传器日少,故其名尤噪……”

33 众口纷纭

风雨楼村

杨伯良 著

陈晓敏怀孕的消息已经被演绎成桃色故事,成了人们随意编派不断丰富的风流绯闻。其实,陈晓敏是女人,会怀孕没什么好奇怪的。问题是,陈晓敏的男人死了已经快三年了,绝对不可能是遗腹子。楼村历来的风俗,男人死后,女人必须守寡两年才可改嫁。改嫁时,婆家会像嫁女儿一样帮她操办婚事。陈晓敏守寡在家,这肚子里的孩子又从何而来?本来故事就多的楼村,这样一条桃色韵事,自然就成了头号新闻,让人们惊诧不已,越传越有味道。女人们围在一起嚼舌头的话题可就丰富了,一个个都成了道德的卫士和审判者。这位说,瞧她天天守着那个小酒馆,老人们都把她当楷模做榜样,就差没给她立一座贞节牌坊。另一个说,我呸,真是不叫的狗才咬人,假正经。半夜留着门缝,放野汉子来偷人,伤风败俗。那个说,她男人活着时,把她当心肝宝贝,庄稼活儿宁愿花钱雇人做,也不让她下地沾土,把她养得白白嫩嫩,水水灵灵,像祖宗似的供着。男人才死不到两年,就做出这样的丑事,怎么对得起男人在天之灵?更有甚者,联想非凡,怀疑她在男人没死之前就有情夫了。

男人们闲着在大槐树下打牌、唠嗑,话题更是离不开令他们心痒难忍的风花雪月。至于守不守妇道、伤不伤风、败不败俗,他们并不介意。这样的事,让他们浮想联翩。有人心中涌出莫名的醋意,看她平日对男人从来目不斜视,和她开句风流玩笑还会瞪圆那双美丽的眼跟你真急,没想到这小寡妇也是善解风情的人啊。暗度陈仓,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一个人这样说,这正好应了一句古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谣言让于世林心里搁不开了,因为此事牵扯到双庆,他逼问双庆,她肚子里怀的孩子是不是你的?你跟我说实话。双庆心里火烧火燎,但他还是平稳地说,我跟晓敏是很好,也有走到一起的意思,可,我没有把她肚子搞大的胆啊。于世林一脸严肃,你可要把握好,别捅娄子,梦花的事已经让咱家丢过一次大脸了。假如你跟陈晓敏真有事,你就站出来,把责任担起来,不能让一个女人自己背黑锅。双庆不相信自己跟晓敏就那么一次就可以怀孕,他真的不相信,就很严肃地说,我跟陈晓敏真没事,我不知道陈晓敏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我也很纳闷,陈晓敏对我很好,怎么还背着我去跟别人怀孩子?她要真的有了相好的,以后我就离她远点儿。于世林点点头,嗯,你掂量好了,别打不着狐狸惹一身臊,要是真有事,就担起来,别让人瞧不起。